

書名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
十二年序刊本
撰者 明 劉節 輯
卷 卷四十三
內容分類 集-總集-詩文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編號 D7920300

卷四十三



廣文選卷第一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20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十二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
有物下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
濁剖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
重規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
氣而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
萬化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
律復言

天地賦

成公子安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廣文選卷第四十二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即廣

疏五廣

五經章句取士疏

徐謁卿

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即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



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浸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世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

災數事疏

郎雅光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脩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昊之聽溫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祇悔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士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睢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爲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遷殷去奢節儉夏后卑宮盡力致美又魯人爲長府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爲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爲仁爲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

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
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欲德不用厥
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
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
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
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
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湏立秋順氣行罰
臣伏案飛候參察衆政以爲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
之害又比營惑失度盈縮往來步歷輿鬼環繞軒轅火
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災感失行正
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
夫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著
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
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錢即復起矣何疾之
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
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旣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
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
綱疏小綱數也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
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
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鑽鼎
鑊充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

大臣行三年喪疏

陳伯始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
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

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
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
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
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
曰餅之罄矣惟壘之耻言已不得終竟子道亦上之耻
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
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
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
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
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
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二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
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
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
其所

守長數易疏

左伯豪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
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
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睦禮讓以興故詩云
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
不自為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
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阮儒泯典刻
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

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民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乂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

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督能以理已安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睡耻覆尸之禍成於喜

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取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克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

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
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
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
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
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
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
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
刊

宦官縱恣疏

黃世英

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
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
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
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
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
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掃除秦項革命創
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姦
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佐
為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陷民鬼慘愴賴皇乾
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
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眾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
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
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
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
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克

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執固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爲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歿爲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旣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爲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刳牲大治則麒麟不臻戒勿類相感理使其然尚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輩其威執坐事尚罪起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閹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宄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僞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倫可不察歟臣至頑鴛世待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釁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

薦五處士疏

陳仲舉

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

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
伏見處士豫章徐稭彭城姜肱汝南袁閔京兆韋著潁
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
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

諫幸廣城校獵疏

陳仲舉

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
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臯陶戒舜無教逸
遊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况德
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况當今之世有
三空之危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
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
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
今失其勸之時而令給驛會除路之役非聖賢恤民之
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
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周穆王
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為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
惡逸遊之害人也

言政暴濫疏

襄公舉

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
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為萬世之法竊見去
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
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
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陽
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又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竊執法歲為木精好生惡
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
二月癸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
誅其冬大寒殺鳥獸魚鼈城傍竹栢之葉有傷枯者臣
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
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誼於占亦與竹栢枯
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蠹而臣作威作福刑
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
姦邪其所誅剪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加
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瓚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
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自陛
下即位以來頗行誅伐梁寇孫鄧並見族滅其從坐者
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諫以感
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寃漢
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末平舊典
諸當重論皆湏冬獄先請後行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
歲以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讞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
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寃結無所歸訴
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宮女數
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益斯之祚又七年六月
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扶風有星
隕為石聲聞三郡天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况
之大人帝王以為符瑞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為蛇夫龍
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

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始皇逃之死於沙丘王莽天
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復興
虛言猶然况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
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執春秋五石
隕宋其後襄公為楚所執秦之亡也石隕東郡今隕扶
風與先帝園陵相近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案春秋以來
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臣以為河者諸
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
陽諸侯欲為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
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
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
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臣前上琅邪富樂受
千古神書不合明聽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
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至賤誠願賜清
問極盡所言

論三互法疏

蔡伯喈

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百
姓虛縣萬里蕭條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
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
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以
失事會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
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留闕
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
守本邦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顧循三互繼以末

制乎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以救時敝。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

諫先主稱尊號疏

費公舉

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翳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爲殿下取也。

襲魏疏

蔣公琰

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蚕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筭其長短，以爲事首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御持河右。臣當帥軍爲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

諫後主游觀聲樂疏

譙允南

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于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于爲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

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遂務理冤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齋棺襁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彊屠玉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鈔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即降遂至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于急務欲自妾下為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滅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戮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于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為子孫節儉之教

中正疏

劉仲雄

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

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偽由於已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訥訥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爲聖朝耻之夫名狀以當才爲清品輩以得實爲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脩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脩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薦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已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豎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爲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不脩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

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
於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
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
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
行駁違之論橫於州里嫌讎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
訟禍及吳楚鬪鷄之變難興魯邦况乃人倫交爭而部
黨與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
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爲九品者取下者爲格
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
割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
以爲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
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昔異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負載不肖越在成人之首
直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
自王公以至于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
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
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
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
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
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
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
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
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

司考績以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脩本州黨有德義
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
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况盡其才力而
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
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
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
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
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
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
爲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
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
効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
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爲抑功實而降虛名也上
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
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
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
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
妨繫繫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况今九品所踈則削其
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則品不料能百
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脩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
惡必書以爲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
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
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及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
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

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
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
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從橫雖職名中正
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
骨肉當身困於敵讎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
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
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于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
所不為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
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
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為宜
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受詔疏

劉子雅

臣昔忝河內臨辭受詔卿所言悉要事宜小大數以聞
恒苦多事或不能悉有報勿以為疑臣受詔之日喜懼
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願以螢燭增暉重光到郡草
具所陳如左未及書上會臣嬰丁天罰寢頓累年今謹
封上前事臣雖才不經國言淺多違猶願陛下垂省使
臣微誠得經聖鑒不捨棄於常案如有足採與補萬一
伏見詔書開啓土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屬咸出之藩夫
豈不懷公理然也樹國全制始成於今超秦漢魏氏之
局節紹五帝三代之絕跡功被無外光流後裔巍巍盛
美三五之君殆有慙德何則彼因自然而就之異乎絕
跡之後更創之雖然封幼稚皇子於吳蜀臣之愚慮謂
未盡善夫吳越剽輕庸蜀險絕此故變釁之所出易生

風塵之地且自吳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患也又內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王以鎮撫之使內外各安其舊又孫氏爲國文武衆職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於編戶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逼身自謂失地用懷不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並叙士卒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貴者取之於國內內兵得散新邦又安兩獲其所於事爲宜宜取同姓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近就遠割裂土宇今倍於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須皇子長乃遣君之於事無晚也急所須地交得長主此事宜也臣所陳封建今大義已舉然餘衆事儻有足採以參成制故皆并列本事臣聞不憚危悔之患而願獻所見者盡忠之臣也垂聽逆耳甘納苦言者濟世之君也臣以期運幸遇無諱之朝雖當抗疏陳辭凡論政體猶未悉所見指言得失徒荷恩寵不異凡流臣竊自愧不盡忠規無以上報謹列所見如左臣誠未自許所言必當然要以不隱所懷爲上報之節若萬一足採則微臣更生之年如皆瞽妄則國之福也願陛下缺半日之間垂省臣言伏惟陛下雖應天順人龍飛踐阼爲創業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叔世何則漢末陵遲關豎用事小人專朝君子在野政荒衆散遂以亂亡魏武帝以經略之才撥煩理亂兼肅文教積數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後吏清下順法始大行逮至文明二帝奢淫驕縱傾殆之主也然內盛臺榭聲色之娛外當三方英豪嚴敵事

成克舉少有愆違其故何也實賴前緒以濟勳業然法
物政刑固已漸頽矣自嘉平之初晉祚始基逮于咸熙
之末其間累年雖鈇鉞屢斷翦除凶醜然其存者咸蒙
遭時之恩不軌於法泰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
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孫則其曾玄古人有言膏粱之
性難正故曰時遇叔世當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
洗心整綱之會也然陛下猶以用才因宜法寬有由積
之在素異於漢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爲未可一旦
直繩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所以爲政矯世衆務自宜漸
出公塗法正威斷日遷就肅譬由行舟雖不橫截迅流
然俄向所趣漸靡而住終得其濟積微稍著以至于今
可以言政而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政功美績未稱聖
旨凡諸事業不茂既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及叔世之弊
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意者臣言豈不少
槩聖心夫顧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
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遺業
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固蒂則祚
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
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
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
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政樹不拔之勢則天下無遺
憂矣夫聖嗣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
爲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
縣是也郡縣之效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

而遠慮固聖王惟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包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主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興王之顯親列爵五等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僅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不用雖疆弱不適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疆盛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租奉其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請得擅本朝遂其效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又魏氏雖正位居體南面稱帝然三方未賓正朔有所不加實有戰國相持之勢大晉之興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滅吳禪魏功侔天地土廣三王舟車所至人迹所及皆為臣妾四方大同始於今日宜承太勲之籍及陛下盛明之時大啓土宇使同姓必王建久安於萬載垂長世於無窮臣又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而王制人君立子以適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賢明至少不肖至眾此固天理之常也物

理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也是以闇君在位則重臣亂
朝嗣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統
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
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籍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
私者亂之源也推斯言之則泰日少亂日多政教漸頹
欲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欲借今愚劣之
嗣蒙先哲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
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爲痺自矣何則國有可傾
之勢則執權者見疑衆疑難以屏信而甘受死亡者非
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彊禦雖置幼君赤子而
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忠而爲任臣矣何
則理無危勢懷不自情存誠得著不惕於邪故也聖王
知賢哲之不世及輕重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是以五等
既列臣無忠慢同於竭節以徇其上羣后既建繼體賢
鄙亦均一契等於無慮且樹國苟固則所任之臣得賢
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則勢固易持故也然則建
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
宣王宣王之後到于赧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
不隕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爲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
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宜審量事勢使
諸侯率義而動同忿俱奮今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
藏禍心惕於邪而起孤立無黨所蒙之籍不足獨以有
爲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善識事勢之士深共
籌之建侯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

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天
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
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
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
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為宜早
創大制遲廻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
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為適足以
虧天府之藏徒棄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上之勢也古
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
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踈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
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今宜豫開此地今十世之內使
親者得轉處近十世之遠近郊地盡然後親踈相維不
得復如十世之內然猶樹親有所遲天下都滿已彌數
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親踈倒施甚非所宜宜更大量
天下土田方里之數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親踈
遠近不錯其宜然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土
方百里然後人數殷衆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
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
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
而軍容多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
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羣臣乃服綵
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
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於境內之政官人
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

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臣所舉二
端蓋事之大較其所不載應在二端之屬者以此爲率
今諸國本一郡之政耳若備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
須而以虛制損實方至於慶賞刑斷所以衛下之權不
重則無以威衆人而衛上故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具
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亦終於必備今事爲宜周之建侯
長享其國與王者並遠者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
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
長甚違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
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
放軟與滅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羣臣思
懼亂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

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
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於罪戮國隨以亡不崇
興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
無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脩周舊跡
國君雖或失道陷於誅絕又無子應除苟有如封支胤
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湏皇子無以
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猶網密
今又宜都寬其檢且建侯之理本經盛衰大制都定班
之羣后著誓丹青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
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况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
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謂根深華嶽而
四維之也臣之愚願陛下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

於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
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
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
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
議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理然也聖王大諳物情知不
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詭其求道使夫欲富貴者必先
由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耻厲
守貧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
公者富貴之徒也為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
也今欲富貴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
私之塗既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恒
皆公而橫務是以風節日頹公理漸替人士富貴非軌
道之所得以此為政小在難期然教頹來既久難反一
朝又世放都靡營欲比肩羣士渾然庸行相似不可頓
肅甚殊黜陟也且教不求盡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猶
有甚泰使夫昧適情之樂者損其顯榮之貴俄在不鮮
之地約已絜素者蒙儉德之報列于清官之上二業分
流今各有蒙然俗放都奢不可頓肅故臣私慮願先從
事於漸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國故
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而已委務於下
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昊之勤
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
造創謀始逆闇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
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

故人君恒居其易則安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陛下每
精事始而略於考終故羣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
采以避目下之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人主能恒
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徵無
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
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爲國之大略也臣竊惟陛下
聖心意在盡善懼政有違故精事始以求無失又以衆
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寧居日昃也臣之愚慮竊以爲
今欲盡善故宜考終何則精始難校故也又羣官多不
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
者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位以善事
闇劣不得以尸祿害政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
小功即羣司徧得其人矣此校才考實政之至務也今
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下
不專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別何以驗之今世士人決
不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軟也然今欲舉一忠賢不知
所賞求一負敗不知所罰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
能也登進者自以累資及人間之譽耳非功實也若謂
不然則當今之政未稱聖旨此其徵也陛下御今法爲
政將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
調甚者必改而更張凡臣所言誠政體之常然古今異
宜所遇不同陛下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
於今事應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
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秦漢已來九列執事丞相都

摠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為重事所不須然今未能省并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為其都統若丞相之為惟立法創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徒退免大事及連度支之事臺乃奏處其餘外官皆專斷之歲終臺閣課功校簿而已此為九卿造創事始斷而行之尚書書主賞罰繩之其勢必愈考成司非而已於今親掌者動受成於上下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故善為政者細舉而細疏細舉則所羅者廣細疏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為政不苛此為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彊橫肆豪彊橫肆則百姓失職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責犯彊舉尤之奏當以盡公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大姦犯政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富彊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綱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於政體清議乃由此而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

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犯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者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衆此爲政誅赦之準式也何則所爲賢人君子苟不能無過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輒繩以法則愧於明時何則雖有所犯輕重其殊於士君子之心受責不同而名不異者故不軌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衆聽因名可亂假力取直故清議益傷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積是以聖人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纒塞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害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爲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夫權制不可以經常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術異也百姓雖愚望不虛生必因時而發有因而發則望不可奪事變異前則時不可違明聖達政應赴之速不及下車故能動合事機大得人情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旣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爲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積年未改百姓雖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誠以三方未悉蕩并知時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歸視

險若夷至於吳平之日天下懷靜而東南二方六州郡
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
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並有死亡之患
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役亦應改
舊此二者各盡其理然黔首感恩懷德謳吟樂生必十
倍於今也自董卓作亂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
難極矣六合渾并始於今日北廢思寧非虛望也然古
今異宜所遇不同誠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馬牛然
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其鄉實在可為縱復
不得悉然為之苟盡其理可靜三分之二更役可不出
千里之內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政務多端
世事之未盡理者難徧以疏舉振領總綱要在二條凡
政欲靜靜在息役息役在無為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
農在平糴為政欲著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官久
非難也連其班級自非才宜不得傍轉以終其課則事
善矣平糴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穀積矣無
為匪他却功作之勤抑似益而損之利如斯而已則天
下靜矣此三者既舉雖未足以厚化然可以為安有餘
矣夫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財農是也所立為指
於此事誠有功益苟或妨農皆務所息此悉以益而損
之謂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須不得止已或用功甚
少而所濟至重目下為之雖少有廢而計終已大益農
官有十百之利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終作大患宜
逆加功以塞其漸如何汴將合沉菜苟善則役不可息

諸如此類亦不得已已然事患緩急權計輕重自非近
如此類準以為率乃可興為其餘皆務在靜息然能善
等輕重權審其宜知可興可廢甚難了也自非上智遠
才不幹此任夫創業之美勲在垂統使夫後世蒙賴以
安其為安也雖昏猶明雖愚若智濟世功者是在善化
之為要在靜國至夫脩飾官署凡諸作役務為恒傷過
泰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至於
仰蒙前緒所憑日月者實在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
而令勤所不須以傷所憑鈞此二者何務孰急陛下少
垂恩廻慮詳擇所安則大理盡矣世之私議竊比陛下
於孝文臣以為聖德隆殺將在乎後不在當今何則陛
下龍飛鳳翔應期踐阼有創業之勲矣掃滅疆吳奄征
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貴而躬行布衣之所難孝儉
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無細動成軌度又有之
矣若善當身之政建藩屏之固使晉代久長後世仰瞻
遺跡校功考事實與湯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
非臣下褒上虛美常辭其事實然若所以資為安之理
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勲不得遠盡弘美甚可惜也然
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參聖慮經年小父終必有成願
陛下少察臣言

啓

廣

國起西園第啓

陸士龍

即中令臣雲言伏見西園大營第室雖未審節度豐儉
之制然用功甚嚴竊懼事不得濟愚臣管見輒敢瞽言

臣竊見世祖武皇帝臨朝淵嘿訓世以儉即位二十有六載宮室臺榭無所新崇屢發明詔厚戒豐奢國家纂承務在遵奉而世俗凌遲家競盈溢漸漬波蕩遂已成風雖嚴詔屢宣而侈俗滋廣每觀詔書衆庶嘆息清河王昔起墓宅未及極偉時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刑于四海清河王毀壞城宅以奉詔命海內聽望咸用憮然臣慮以先帝遺教日以凌替聖上憂勤猶未之振今與國家崇大化追闡前蹤者實在陛下先敦素朴而後可以訓正四方示民知禁竊謂第室之設可使儉而不陋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制然後上厭帝心下允民望且自間制國之用事從節省而方於此時大造第宅又非聖意從簡之旨臣以凡才殿下不以其

竊聞特蒙拔擢將以臣能有狂失之言可以裨補聖德

臣自奉職已來亦思竭忠効節以報所受之施是以不慮犯逆敢陳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

令吾以頹弱過蒙殊寵夙夜祗懼忝思先恩承風誠以自錯厲得爾委曲省以憮然意既在儉約又欲奉遵法憲豈忘於心國自宜有宅城內求不可得官徒右軍來蹠覆此屋恐或不可久得側近宮掖故於國作宅不作觀望使如凡家法足止而已耳平量畫圖當往相示動靜以聞臣雲言間一日敢獻瞽言以于聞

聽天恩未加咎責猥發明令臣伏誦聖旨奉用歎息臣聞有國者不患宮室之不崇患在令名之不立是以賢人之在富貴莫不卑身節欲損已挹情能保其國家令

聞自世歷觀古今以約失之者實寡以奢失之者蓋衆
非天下之至德孰能居豐行儉在富能貧清儉節素自
殿下家道此所以懷集四方而使兆民服者也世祖武
皇帝富有四海貴爲天子居無離宮之館身御家人之
服先帝豈欲以此道止於治身而已者哉國將必欲遺
訓百世貽燕子孫此固殿下所宜祇奉也昔淮南太妃
當安厝臣兄比下墨機時爲郎中令從行太妃令追稱
先帝養生送終事從節儉今宜奉用遺制不事豐厚令
旨懇切言歸于約清河昔起墓宅發手詔又還毀朝野
之論于今未已竊以西園第宅用功方嚴雖知聖德節
儉有素猶復思關愚言以補方一亦臣繾綣微忠昊天
罔極之誠也至被明令聖旨炳然嘉承至道奉以稱慶
不勝下情謹疏以聞

國人兵多不法啓

陸士龍

中令臣雲言國人兵於橫多行非法至使暴及市道
於國京邑親信兵乃罵詈洛陽市丞遠近囂然聲論日
廣而主者前復所報每蒙寬宥故羣小敢肆其暴虐前
輿駕當東時臣具以奏聞上立節度亦備嚴上下司察
念在奉宣而親信卒忝矯稱突關強市民物至使行道
哀窮路人歎惋臣下祇命幸使罪人時獲僉以忝宜加
重戮以戒肅方來軍都督李嬰行實姦穢然身備王人
雖不致法猶加捶楚主者奏忝依嬰決罰事寢不出而
特令原忝忝之凶狡罰至大辟至於今日不蒙薄罰臣
切以自今羣醜虎視競爲暴虐矣小人得志則下凌上

替前卿顯言事大農文旨倨傲反成却安功名之士議
在不辱而顯等恃恩敢行侮慢臣時列啓并呈顯言事
事寢不省是以自來拱嘿未敢多言而切見國法日侈
而恩宥無已誠懼威禁遂頽醜聲滋聞愚謂自今宜齊
之以法使下知禁有司所執猶宜時聽不然以往則監
司之吏鋒鉅靡加而準繩替矣臣忝切非據與聞國政
服事以來荏苒三年朝憲多違威御無列好問不登而
流聲播越皆由執政之臣官非其人常思收迹自替以
避賢路退惟受遇微報未効是以忝垢素餐敢用文諫
唯殿下哀翻愚臣繾綣愚臣不以前後千迂多見罪責
臨紙慷慨言不自盡

求効啓

王元長

臣聞春鷓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螢臨年共悅夫惟動
植且或有心况在生靈而能無感夫君道含弘臣術無
隱翁歸乃居中自是充國曰莫若老臣切慕前修故蹈
輕節雖冒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
參二八管夷吾耻之臣亦耻之

求為劉瓛立館啓

任彦昇

昔在魏中爰及晉始書貴虛玄人悅陶縱瑚璉廢泗上
之容樽俎恣林下之適春千秋羽委曠而弗陳西序東
膠寂寥而誰仰所以金鷄忘曉玉羊失馭神器毀於獯
戎寶曆遷於干越豈不悲歟劉瓛澡身浴德修行明經
賤珪璧於光陰竟松筠於歲晚貧不隕穫其心窮不二
三其操而困無居止浮寓親遊垣棟傾鑽窒衢墊側有

門自遠無用栖憑皆負笈檐登櫺風沐露獻之器學無
謂前修輒欲與之周旋開館招屈臣第西徧官有閑地
北拒晉山南望通邑雖曰人境實少浮喧廣輪裁芻數
畝布以施立蠶熟薄藝桑麻粗創茨宇

彈事廣

劾丞相匡衡等

王子贛

司隸校尉尊言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
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
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
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
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
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
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
體文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
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
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
眾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
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
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
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

論丞相薛宣

涓勳

司隸校尉臣勳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
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為職今丞相
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其諱逆順

之理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乃害于國不可之大者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

劾涓勳

翟子威

御史大夫方進言臣聞國家之典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紀綱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御坐為起在輿為下羣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而又詘節失度邪調無常色厲內荏墮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

劾陳咸等

翟子威

立素行積為不善眾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令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闓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雋材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

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閣咸歸故都以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望

劾蔭光

御史中丞

况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敕丞佐而骨肉相疑疑感受脩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况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隸舉奏宣而公令嗣等迫切官闕要遞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聾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桀黠無所畏忌萬衆謹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鬪者同臣聞敬近臣爲近上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况首爲惡明手易功意俱惡皆大不敬剛當以重論及况皆棄市

劾陳遵

陳崇

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尊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爲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誦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王暮因留宿爲侍婢扶卧遵知飲酒飫宴有節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溷肴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汗印鞞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

廣文選卷第四十三

江都葛澗校